

陆海军中的起义

(1912 年 7 月 30 日〔8 月 12 日〕)

最近，就连我国的合法报刊也透露了军队中发生革命风潮的一些消息。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三则主要的报道。

黑海舰队方面。4 月 27 日，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军事法庭对“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号”装甲舰的机电兵捷列宁案件进行了秘密审判。捷列宁同卡尔皮申和西利亚科夫一起被控犯有书写和散发号召武装起义的传单的罪行。捷列宁、卡尔皮申和西利亚科夫被判处死刑，7 月 10 日被枪决。

7 月 2 日，该法庭又审理了涉及这艘装甲舰全体水兵的一起案件。16 名水兵被控犯有煽动劫持这艘装甲舰的罪行。10 人被判处死刑，5 人被判处 6 年苦役。据 7 月 4 日官方电讯报道，似乎 10 名被判处死刑的水兵曾请求赦免。

波罗的海舰队方面。喀琅施塔得港海军军事法庭定于 7 月 16 日开庭审讯“德维纳号”教练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光荣号”装甲舰的 65 名水兵的案件。十月党人¹的《莫斯科呼声报》27 月 3 日接到从圣彼得堡发来的电讯说，那里对这次轰动一时的审讯议论纷纷。据说这 65 名水兵被控是社会革命党人³；“参加一个策划公开起义和谋杀上级军官的秘密社团”。同一条电讯说，事件的起因是 1912 年 1 月 22 日“德维纳号”上一名水兵被捕。

此外众所周知,5月间在赫尔辛福斯,还发生过几起逮捕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事。

最后,7月1日,在塔什干附近的特罗伊茨科耶村,工兵曾举行起义⁴。波赫维斯涅夫上尉被起义者用刺刀挑死。这条电讯没有被准许发表。直到7月10日,彼得堡才出现从官方报纸《土耳其斯坦新闻》⁵转载来的一则消息,承认同起义者发生过战斗。步兵和哥萨克骑兵击溃了共约100—130名的起义工兵。据官方报道,起义是在晚间开始的,到次日凌晨就结束了。大约有380名工兵被捕,其中“有一半多<政府的报纸这样断定>无疑<??>没有参加”起义。除波赫维斯涅夫外,还有克拉索夫斯基和科谢涅茨2名少尉和2名士兵被起义者击毙,5名军官和12名士兵受伤。起义者的死亡人数,官方报纸没有透露。

这就是我们现在手头所掌握的有限的、很不完全的、显然被警察当局歪曲和缩小了的消息。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这些事实完全证实了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全国代表会议⁶的决议所指出的,和一个月以前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⁷第27号更详细地阐述的情况^①。

在俄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4—5月的群众性罢工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已开始转入进攻,既反对资本,也反对沙皇君主制,既要求改善受尽1908—1911年反革命势力的迫害和压迫的工人的生活,也要求全体人民的自由,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

自由派散布一种无稽之谈《涅瓦呼声报》⁸的取消派也跟着他

们鼓噪），说什么 4—5 月运动的基础是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事实驳倒了这种无稽之谈。在奴隶制的俄国，只为一种政治权利而斗争是不行的；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为立宪改革而斗争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罢工浪潮已席卷全国，既有经济罢工，也有政治罢工。两种罢工的结合，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运动的力量之所在。这不是一般的罢工，这是群众性的革命高潮，这是工人群众对沙皇君主制进攻的开始。

群众性的罢工不会不到处点燃革命的火焰。军队中爆发的起义就证明火焰已经点燃起来了，到处都有易燃物，到处都在酝酿群众的、包括那些因兵营的野蛮训练而备受压抑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情绪。

俄国的群众性的罢工同武装起义是紧密联系着的。罢工发展了，起义也就发展。

本文开头列举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事件的教训，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7 号已经指出了。现在，号召起义是极不适当的。举行起义，还为时过早。只有工人群众、农民以及军队中最优秀的那部分力量的联合冲击，才能为举行胜利的即适时的起义创造条件。

因此，先进工人应当尽全力来巩固、恢复、发展工人阶级的秘密的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只有这样的党，通过工人报刊和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利用一切合法的宣传手段进行革命鼓动，才能够防止把力量耗费到毫无成功把握的零零星星的起义上去，才能够帮助无产阶级大军准备举行伟大的胜利的起义。

革命的陆海军士兵万岁！

祝为展开千百万群众的广泛的革命冲击，为发展工人罢工和

农民运动而进行的同心协力、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革命工作取得胜利！俄国军队中的革命力量只有站在千百万人民冲击的最前列，同他们最紧密地不可分离地联合在一起，才能战胜而且一定能够战胜沙皇君主制度！

载于 1912 年 7 月 30 日(8 月 12 日)
《工人报》第 9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22 卷第 1—4 页

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夜⁹

（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尽管受到重重迫害，遭到大规模的逮捕，但在选举以前，还是发表了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鲜明精确的纲领、策略和政纲。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在反革命势力猖獗的艰难年代所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代表会议的决议对运动的所有迫切问题，都作了充分的回答。选举纲领只是根据这些决议作出的简要概括。这个纲领由中央在俄国出版，随后好些地方组织把它翻印出来。¹⁰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报道了代表会议的情况并摘引了会议的一些决议。

代表会议闭幕后的半年间，党的刊物，在工厂小组及4—5月的群众集会上所作的几十次报告、几百次演说，都解释和贯彻了代表会议的决议。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党的这些口号传遍了整个俄国，并为先进的无产者所接受。群众的革命高潮，从罢工和群众大会到军队中的起义，都证明了这些口号的正确和重要。

我们党已经利用了并且广泛利用了选举。警察当局的任何“说明”¹¹，在第四届杜马问题上的任何舞弊（不管是神父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都抹杀不了这个成果。严格按照党的指示进行的宣传

鼓动已经深入到各个角落，并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选举运动确定了基调。

各资产阶级政党也在急急忙忙地起草“用于竞选的纲领”，作出许诺，欺骗选民。取消派跟着自由派亦步亦趋，现在也在炮制一个合法的“用于竞选的纲领”。取消派在经过书报检查的合法的报刊上大谈其纲领，想用经过当局检查的、得体的“用于竞选的纲领”来掩饰自己情绪上的惊慌、组织上的涣散和思想上的空虚。

不是制定“用于竞选的”纲领，而是要通过竞选来贯彻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纲领！——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已经利用了选举，并且要利用到底，连最反动的沙皇杜马我们也要加以利用，用来宣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的纲领、策略和政纲。有价值的纲领只是那种对充分回答了运动中所有问题的长期革命鼓动工作加以总结的纲领，而不是取消派那种为了堵塞漏洞和大吹大擂而匆忙编造出来的（特别是合法的！）纲领。

党恢复已经有半年了；在这半年中间，尽管要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尽管经常遭到疯狂的迫害，尽管中央机关和全国的中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不时被迫中断，党还是在群众中开展工作，扩大影响，不断前进。工作的开展是按新的方式进行的：除了不合法的、秘密的、狭小的、比以前更隐蔽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外，还开展更广泛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这种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革命准备工作的特殊性，正是党早就指出和确认了的。

这样，我们现在就可以对威胁要提出“双重候选人名单”¹²的取消派的大吵大嚷作出充分的回答了。这是谁也吓不倒的不起作用的恫吓！取消派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毫无力量，任何援助都不

能挽救他们。他们对提出“双重候选人名单”连想都不敢想，——假如他们真要这样做，就只会得到寥寥无几的少得可笑的选票。他们知道会这样，所以不会去尝试。他们叫嚷只是为了转移视线，掩饰真相。

我们说的是“任何援助”。取消派在指望国外的援助。他们的同伙，特别是拉脱维亚人¹³、崩得¹⁴和托洛茨基，声称要召集10个“中心组织和派别”开会！¹⁵你们瞧瞧！国外可是实力雄厚，人多势众。整整10个中心”呢！！这种手法同政府对待第四届杜马的手法一模一样，拼凑代表，把一堆零打扮成一个个“大数目”。第一，是托洛茨基在国内，他是个零，不过是《现代事业报》¹⁶的撰稿人，他的喽罗们不过是取消派“发起小组”¹⁷的保护人；第二，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¹⁸，也就是那些毫无力量的取消派。第三，是“高加索区域委员会”¹⁹，也是个零，不过是第三种打扮。第四，是“组织委员会”²⁰，还是那些取消派，不过是第四种打扮。第五和第六，拉脱维亚人和如今完全成了取消派的崩得……够了吧！

不用说，我们党对国外无聊之徒的这种把戏只能一笑置之。他们不能使死尸复活，而国内的取消派就是一具死尸。

事实就是这样。

半年来，取消派和他们所有的同伙同党展开了疯狂的斗争。有一种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它被压得不敢动弹，以至对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我们党的情况、起义的消息、沙皇匪帮的罪行，连提都不敢提一下。想通过这种刊物来宣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口号，是可笑的。

但是，俄国的工人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他们已经成为一支力量。他们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道路。他们有了自己的报刊；这种

报刊虽然受到压制，却是他们自己的，并且在理论上捍卫着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公开的舞台上，谁都可以看到取消派对反取消派斗争的“成就”。前进派分子斯·沃·²¹在维也纳托洛茨基办的取消派《真理报》²²上已经指出过这些成就，——他写道，工人的捐款几乎都是给反取消派的。可是他却自我安慰说：这并不是因为工人同情“列宁派”。

噢 是的 当然“并不是因为这样”可爱的取消派朋友！

但 不管怎样 还是看看事实吧。

先来看看半年来为办工人日报²³而进行的公开斗争。

取消派从 1910 年起，就一直在叫喊为这种报纸募捐。他们的成绩如何呢？从 1912 年 1 月 1 日到 7 月 1 日的半年中间，他们的《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总共才公布了工人团体为工人的日报募集的 15 次 是一十五次 捐款的帐目！！半年中间只有 15 个工人团体捐款！

再看看反取消派的报纸。请看一下在同样的半年中间给工人日报捐款的帐目吧。计算一下工人团体捐了多少次款吧。可以算出 504 次工人团体的捐款！

下面就是按月和按俄国各地区的精确统计：[统计表见第 9 页。——编者注]

取消派在俄国工人团体面前已经一败涂地。他们是一具死尸，任何吓人的“噢，可真吓人啊！”“国外“集团、中心、派别、思潮和流派的同盟”，都不能使这具死尸复活。

不论国外发表多少大吵大嚷的宣言，不论“发起小组”勾结取消派伪造多少次代表会议，这一切都不能消除也不能减轻取消派

1912 年上半年为工人日报 募集的工人团体捐款次数		
	反取消派报纸	取消派报纸
1 月.....	14	0
2 月.....	18	0
3 月.....	76	7
4 月.....	227	8
5 月.....	135	0
6 月.....	34	0
共 计	504	15
彼得堡及其附近地区	415	10
南俄	51	1
俄国其他地区	38	4
共 计	504	15

在俄国几百个工人团体面前的彻底失败。

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在选举运动中的统一行动是有保证的。取得这种保证，不是由于同取消派“妥协”，而是由于取消派已经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面目，因而被彻底打败了。请看社会革命党取消派分子萨温是怎样适时地迎合《我们的曙光》杂志²⁴的。请看尔·马·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²⁵上是怎样赞赏那些（由于召回主义的醉后昏！）一再陷于取消主义泥潭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创举”的。请想一下，同一张小报还捧出社会革命党的著名“活动家”阿夫克森齐耶夫作为普列汉诺夫的榜样，这个事实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请回忆一下，所有取消派是怎样亲吻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波兰社会党“左派”²⁶的。所有政党的取消派联合起来！

每个人最后都会找到自己的归宿。由昔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

昔日拿炸弹的自由派²⁷组成的知识分子取消派集团，都随着形势的发展纠合在一起了。

而工人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摆脱了要把它取消的那些人的羁绊之后的半年中间——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

载于 1912 年 7 月 30 日(8 月 12 日)
《工人报》第 9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22 卷第 5—9 页

“结社自由”的口号可以成为 目前工人运动的基础吗？

（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取消派在合法报刊上证明说，这是可以的。他们竭尽全力歪曲工人运动的真实性质。但这是一种白费力气的尝试。快要淹死的取消派想抓住一根稻草，目的是要挽救他们的非正义事业。

1910年，一些知识分子小集团就搞了一个要求结社自由的请愿运动。这是个臆想出来的运动。工人群众漠然置之。这种无聊的把戏是不会燃起无产阶级的斗争热情的。只有自由派才会相信，可以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实行政治改革。工人立刻就看出这是一个骗局，因而未加理睬。

工人并不反对为改革而斗争，他们曾为争取制定保险法斗争过。他们通过自己的代表，在第三届杜马²⁸中利用一切机会，以求得到最微小的改善。但问题正在于，第三届杜马和保险法不是臆想的东西，而是政治事实。而要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六三君主制下实行“结社自由”，那是腐朽的自由派的空洞诺言。

自由派是革命的敌人。就是现在，他们也在露骨地反对革命，——第三届黑帮杜马也没有使他们消除对革命的恐惧。他们由于害怕革命，就把希望寄托在各种名目的立宪改革上，以此来安

慰自己，并对工人宣扬其中一种改革——结社自由。

但是，工人是不会相信在第三届杜马期间，在普遍无权、专横肆虐的情况下实行“立宪”这种鬼话的。工人是真正要求结社自由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为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为推翻君主制度和建立共和国而斗争。

4—5月的罢工实际上证明了，无产阶级已经起来举行革命的罢工。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结合，革命的群众集会，彼得堡工人5月1日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口号，——所有这些事实完全证明，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俄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了推翻沙皇君主制的群众革命斗争；与这个斗争相呼应，军队中的风潮在扩大；农民民主派的优秀分子正在甩开自由派，听从工人先锋队的指引。

而自由派这帮革命的敌人却一味坚持“立宪”道路。搬出要在俄国沙皇君主制度下实行“结社自由”的诺言（空洞而虚伪的诺言）来反对革命！

实际的政治形势就是这样。现实的社会力量就是：（1）践踏一切“宪制”的沙皇君主派；（2）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者，他们由于害怕革命，假装相信“自由”可以同沙皇政权并存；（3）革命民主派，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领袖——工人群众，从赫尔辛福斯到塔什干士兵和水兵们都在响应工人群众的号召。

请看，取消派在这种形势下宣扬“结社自由”是多么愚蠢！这些支持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聪明人从所有的“改革”中选中了完全行不通的立宪改革这一空头诺言，玩起“欧洲式的”立宪来寻开心。

不！工人要把自由派和自由派工人政策一脚踢开。不论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凡是真正列上议事日程的一切改革，从保险法

到增加公务奴隶的薪水，工人都要加以支持和推广，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运动的内容。

但是，对于那种要在专制制度下实行立宪政治改革的空洞而荒谬的诺言，工人只有嗤之以鼻。已经开始的推翻君主制、争取建立共和国的群众革命斗争一定会扩大和加强！斗争将表明，一旦新的革命遭到失败，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子的半截子的立宪改革，然而现在，正当革命冲击开始的时候，就向群众鼓吹非革命的进路 鼓吹和平的立宪改革 那只有‘套中人’²⁹才做得出来。

已经开始的革命冲击要求提出革命的口号。打倒君主制！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建立，八小时工作制一定要实行，地主的土地一定要全部没收！

载于 1912 年 7 月 30 日（8 月 12 日）
《工人报》第 9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22 卷第 10—12 页

一些原则问题

(1912年7月31日(8月13日))

选举运动稍微有些活跃，——立宪民主党³⁰的正式机关报《言语报》³¹就(终于鼓起了勇气!)谈起了它同左派的一些原则分歧来了。

《言语报》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打算现在也不打算同六三制度讲和。”

说的是假话。立宪民主党先生们，你们有过而且现在还有这样的打算。证据就是你们那些谈论“负责的”反对派和御用的反对派³²的讲话。这已经不止是讲和的“打算”而且是同六三制度“讲和”的政策了。

还有，卡拉乌洛夫在拜神教的第三届杜马作的那些拜神教的发言呢？立宪民主党人对预算和它的庞大的开支项目投的赞成票呢？别列佐夫斯基第二^①就土地问题作的那些发言呢？《言语报》上重申的格列杰斯库尔不久以前发表的那些声明呢？所有这些，难道不正是同六三制度基本原则讲和的政策的表现吗？毫无疑问，正是这样。

见本卷第51页脚注②。——编者注

《言语报》写道：“5 年来，我们没有发现，在杜马范围内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同其他反对党的策略有什么两样。何况这里是在谈杜马选举问题。”

真是诡辩和歪曲真相的典型！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策略都同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毫无相似之处。在所有问题上，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都有原则上的不同：它不是“讲和”的策略，不是自由派的策略，它一直是民主派的策略，阶级斗争的策略。

难道《言语报》想叫人相信，只要都“投反对票”就可以说是策略相同，而不需要在杜马发言人的发言中，在程序提案中，对问题的原则提法也相同吗？

难道《言语报》真的敢说，在杜马内说一套，在杜马外说另一套，是容许的吗？这岂不是为了把立宪民主党在杜马外宣传的非民主内容问题掩盖起来吗？

《言语报》写道：“我们不能否认，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民主派’有权提出独立的任务和主张。”

不对，有学识的自由派先生们！请把你们自己对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区分的原则观点讲一下吧。请用英国、法国或德国历史上的实际例子——且不去说专门是工人的即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民主派——来解释一下这些观点吧。你们要想否认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对待旧制度的态度上的区别，是办不到的。我们随时都能够向你们证明，你们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决不是民主派的政党。

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是形形色色的劳动派³³和民粹派。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谈起了立宪民主党和左派的原则，就要认真真地把原则讲个明白。只有这样，才能把竞选宣传提高一点，使它多少超出某个警察局长、某个省长或是某个行政当局干了多少多少非法勾当之类的问题。

载于 1912 年 7 月 31 日《真理报》
第 79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22 卷第 13—14 页

给瑞士工人的信³⁴

(1912年7月)

亲爱的同志们：

我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所有的瑞士同志说明一个事实：我党1912年1月全国代表会议已经在专门的决议中声明，对各个国外俄国人集团不承担任何责任。

此外，我还要说明，我党中央委员会到现在为止，只批准过唯一的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那就是国外组织委员会³⁵和它的苏黎世支部。随信附上我党中央机关报出版的一本德文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详细叙述了那些从事分裂活动的国外俄国人小集团的所作所为^①。

致党的敬礼！

俄国社会民主党驻社会党国际局³⁶代表

列宁（弗·乌里扬诺夫）

1912年8月在苏黎世用德文印成
单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第22卷第15页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38—457页。——编者注